

风土记

走马观花

舒飞廉

阳春三月，百花盛开，城里是樱花海棠，城外是桃花油菜花，都在用力盛开。周六早上天气不错，春风吹入公园，吹入田野，好像也将鸟语花香吹进手机的微信群里。老冯约我们看漯河两岸，朋兴乡、肖港镇、陡岗镇的油菜花，顺便在陡岗镇女儿港边的桥南餐馆吃晚饭，大家欣然同意。我们几个人，老冯由孝感往北，燕七由大悟往南，我由武汉向西，在春晨的午后，开车去泡乡村的花海。

我下汉十高速，过黄陂前川，由黄孝公路达义村附近，转上祁泡线，由祁泡线接平邹、肖埠、肖白线，肖白线由云梦方向过桥来打理的。李师傅头戴草帽，正在桃园间打枝。我将车停在路边，下车与他打招呼，一起抽了一支蓝楼，每年夏天我由界河桥上过，都会在他摆出的桃子摊上买蜜桃送亲友。他这些桃树是由他父亲手上传下来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时栽的，“吃蜜桃，没有比我家老树上更正宗”。六月开园，会有专门的水果商上门收货，是好几万块钱的收入，四十多年，可以盖好几幢楼。“江陵千树橘，可与千侯等”，老李有这几百棵桃树，日子过得比美王侯。蜜桃好吃，桃花也好看得很，桃树的主干都可怀抱，侧枝虬曲，花瓣千层，灿若云霞，映着后面连花的九峻山，曲折涌来的界河，可入图画。李师傅抽完烟，举起大剪刀，将紫花似的花枝由树干上扑簌簌往下剪，以便余下的花枝能结出更大的蜜桃。我跟他学，这树枝要装盆，摆在人家办公楼前，能值不少钱。他说舍不得。是舍不得又甜又糯又大的蜜桃吧，辣手摧花，将这孩儿面一般的花花朵朵剪下来，他就蛮舍得！

牛迹山寺前后两三公里肖埠路边，停满了各色的小汽车，好像在弄一个乡村的车展一样，我在留出来的半边上走走停停，花了二十来分钟，才隐隐看到山后的小梅园。卖糖葫芦、气球、风筝、烤羊肉串的摊点，就立在路边的麦田里，中午天气渐热，人们穿着单衣来往，举着花花绿绿气球的小孩，脸通红，苹果番茄似的。这片梅园里有千余株小梅树，前几年还漂荡春风里，寂寂无主，好像野梅花，被本地抖音里好事的网友发现，呼朋唤友，在梅园里搭台唱戏，遂一夜暴红成景点。与东湖梅园里老老少少、品种浩繁的梅树比起来，这片小梅园何足道哉，而且，此地去东湖也不远，由附近杨店上高速，车程在一小时以内，为何乡下的自驾游们，不去省城东湖梅园里挤挤挨挨随便呢？我想出来的理由是，看花也好，踏青也好，挑野菜也好，访友也好，相亲也好，放风筝也好，在花海里唱卡拉OK也好，还是要在家乡的田野上，接到家乡的春气，这一点，估计《朝花夕拾》中，在上野公园看樱花的大清留学生周树人是能共情的。牛迹山半山腰上立有观音雕像，观音大士慈悲地俯看着绯红轻盈的人流，她喜欢这人烟火的馨香，稍后太阳下山，明月上升，人群散尽，她再独自享用香海凛冽香气的供奉，重回寂寥，也还不迟。

法桐、桃林、梅园算是序曲与引子，一出我们肖港镇西的京广铁路隧道，数十上百个乡间播种出来的油菜花，泼金泼玉一般，向我与我的车子席卷过来，令我们人车两个虎躯一震。这般的体验，有一点像川端康成《雪国》的开头，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”，我们这里是，穿过镇界短短的隧道，便是油菜花国。白雪寒冷清寂，家乡满地黄花，是热烈温暖，如梵呗佛唱。与老冯他们相会之前，我特别去汪家竹园村下溪溪边走走，五六座古桥，架在溪上，白杨、枫树立在一块块油菜花田边，花田东边地平线，遥遥就是我刚刚的来路，大别山的列列青山。革新桥边，溪溪转折向西，造出大片滩涂，花事也最是宽阔稠密，有一个养蜂的小伙子，就将他的工场设立在这里。年前大雪，雪后我回家，上午由革新桥过溪，就看到他新立起来的工棚，棚底上有厚厚的积雪，棚上挂簇簇冰凌。工棚前面，摆三十多只蜂箱，一排木架上，堆好几颗卷心大白菜。蜂群深藏在蜂箱里冬眠，养蜂人也没有起床，倒是

他养的一只狗，拴在棚前的木架上，拖铁链，尽职尽责地朝我狂吠。主人在里面被窝里喝斥，我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口音不对，外地来的吧？除夕都不回家，在冰雪里等着新年。现在春暖花开了，蜜蜂们倾巢而出，四面八方，嗡嗡营营，轻舞飞扬，忙得昏头昏脑，年轻小伙子与他的凶狗却不在工棚里，他们去赶自己的春天宴会去了？

我觉得溪溪、古桥、新村、花海错杂而成的汪家竹园花田，已经尽善尽美，冠甲吾乡，立上汪家竹园桥、裤子塘张家桥、革新桥上，浮光跃金，春风拂面，万花如海一身藏，仿佛置身在仙乡，溪溪中，栩栩然就要流出仙女们的胡麻饭下来。老冯却不同意，他觉得比起漯河两岸的油菜花，飞廉主张的汪家竹园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，写得好，与实际上的好看，还是两回事，哈哈哈哈哈说得有道理。老冯是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英语老师，也是业余的骑行家，每年三月，他都要骑着自行车，来朋兴乡、肖港镇、陡岗镇，绕着漯河左堤与右堤闲逛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成为看油菜花的权威大叔，不稀奇嘛。那个养蜂小伙子蜂箱里专事采蜜的工蜂，藏在蜂箱深处的蜂后，见到他，恐怕都要收起尾巴上的蜂针，甘拜下风。胡思乱想间，微信群里已经跳出老冯的语音，他到了柘树湾园元与柘树家，正在等我去会合绕行漯河呢。

拐进柘树湾的村巷，那棵远近有名的柘树赫赫就在眼前。它铁画银钩，还停留在去年冬天两场冰雪的记忆里，没有吐绿发芽的意思。年前我也来看过它，向旁边新屋里的奶奶，她说她做嫁嫁到这个湾，点杉木火把上夜校，四清，生产队，它就是好大一棵树，树龄超过一百岁，没有问题的。我还在树下捡到一颗子弹一样的橡子，咬开了壳，橡子又酸又涩，只是勉强能吃，有一点像苦丁茶的芽心。松们不会嫌弃，它们从来不同意做橡子是那个匠匠说的“无用之木”，但好像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由城里公园搬来此乡下。不知道家鼠们田鼠们刺猬们觉得味道如何。老冯奶奶也不知道用橡子做凉粉的法门，她在门口晒枣干的臭豆腐，看样子是黄豆豆腐家，不一定是橡子豆腐家。老冯奶奶是国元的堂婶，前几年还住在武昌的红钢城，之前她由山下出来，在某幢“囍”字形的红砖楼里生活了四十余年，丈夫去世后，骨灰归葬故里，树碑筑坟，儿子也跟着搬回来。女儿嫁在武汉，女儿在北京某高校教书，学建筑的，树下新房就是按儿子设计的图纸建造，“明三暗六”的三间大瓦房，青砖黑瓦，朴素好看。三间卧室室，木床上的床单棉被都铺展得整整齐齐，星级宾馆似的，看样子春节里一家人都回来团聚，除夕夜，吃年夜饭，在柘树下炸鞭炮，放烟花，“仙女棒”，“圣诞树”，“加特林”，热闹非凡。奶奶一口家乡话，我问她会不会讲武汉话，她点点头，神情还有点扭捏。

国元家门口新挂了一个“农业合作社”的牌子，国元与柘树、老冯三个坐在门前稻场的椅柱上指指划划。秧场前面的一小池塘里，十几只肥壮的白鹅在春水里游弋，稻场西面，有一个更大的池塘，他们将它叫乌龟咀，四面竹树环合。临水七八棵高大的枫树上，去年冬天飞来一百多只大鸟，养老院里的老头子老太太似的，缩脖弯腰，依在枝杈间晒太阳，后来两番大寒潮里，冲风冒雪，也不愿意离开。柘树照片传到微信群讨论，我们七嘴八舌由红嘴鸥想到白鹭，想到牛背鹭，最后问百度，觉得最像夜鹭，它们爱住在沼泽地的林地里，以鱼虫为食，乌龟咀与旁边的小池塘，也被国元投放了很多鱼苗。国元由部队复员回来办合作社，转租到村里三十多亩地，就在他屋后头。他不种水稻，也不种小麦，种的是贴梗海棠，眼下正在开放。我们去看望了夜鹭，一鼓掌，它们就飞起来在竹树上空盘旋，比冬天里要活跃不少。我们看海棠林，每一棵都有拱把粗，海棠天天，娟娟荣光。国元皱着眉头说现在房子不好卖，绿化树种也不好卖，这三十多亩花林卖不出去，压了不少钱，还专门请了一个师傅来打理照料，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千多块。柘树说你不是不想卖，就像养了女儿不愿意嫁出阁。我与老冯都觉得柘树说得有理。老冯的主意是，就着这白鹅、夜鹭、海棠、柘树，弄一个露营看星星的打卡地，以树养树，唉，不愧是职院的教授，到处评审乡村创业项目，脑袋一拍，就冒一个点子。

扯远了，走，看漯河的油菜花去！我们由农三村上溪溪堤，前行五六百米，向北转入漯河堤，而农一村、群新村、杨桥村，转肖白公路，由胜利桥过漯河，左转上漯河左堤，而九屋程，八屋程，七屋程，六屋程，五屋程，四屋程，三屋程，二屋程，一屋程，粘丝潭，六门闸，驻车在女儿港与漯河交汇的里仁村港堤上，燕七就在那里等我们。一路春风徐来，夕阳自云梦县方向返照，河堤路失落在无穷无尽的油菜花海里，参差掩护在林树中的村湾，是花海里或大或小的岛屿，漯河青碧一线，由上游小河镇、白沙镇的地界曲折流来，蜿蜒在花海中。草木蕃育，鸣禽聒聒，群蜂飞舞，牛羊下来，坟冢散落，万物以息相吹，我觉得，我们巡视的，既是活色生香的娉娉世界，又是金花满地的极乐世界。

河堤之外，村庄周围的花田为阡陌所分割，条条块块，蜘蛛网一般，由或大或小、或正或奇的八卦图拼接在一起，好像有一个读到初中二年级的孩子，学代数几何，用圆规、三角板与直尺，晚上小灯下，随手在草稿本上画着线条，笔尖所到之处，花枝突突地冒出来。我想起汪寺乡的书记匡俊勇，我碰到他好多次，夹着公文包与我打招呼，在路上边谈。他说他由外面回来入职，最近几年，都是指挥挖机疏浚河港沟渠，维护水利。这块由溪溪与漯河堤围出来的舌形的小平原，有农一、农二、农三、农四、群新、革新六个村，以俊勇的说法，是四条龙二个星，就是一个水凼子，现在春种油菜夏种稻，给排水第一。所以在千百亩蜘蛛网的花田下面，还有他这个大禹治理出来的沟渠八卦图的隐性结构。俊勇还说，他想去动龙村星村们，在村道上补种果树，桃子梨子，李子柿子，往返村落，伸手就可以由枝头摘到果子吃。他要是真的发动老头老太太们种果树的话，那就不仅仅是有果子了，春天的时候，他们的油菜花田里，就会有桃红梨白点缀其中，国元的海棠美则美矣，海棠珍珠般的果粒哪里比得上李子柿子们丰美有滋味。

河堤之内，油菜花海更胜一筹。漯河由小河镇出大悟山，涌入原野，左顾右盼，有缓急，有起伏，在河岸左右形成弧形、扇形或椭圆形的滩涂。它造出这些供它以 dragon 或 loong 嬉戏的湿地，总有千万年吧，近水的沼泽，是诸种鹭鸟们的家园，离水岸稍远的泥地，青草离离，放牧着牛群。草丛之上高出的坡地，被堤外的农民进来，种出绵延不绝的油菜花，花浪漫到堤边，堤边是高大的柳树与白杨，柳眼嫩绿，杨枝细嫩。慢慢行走在河堤的水泥路面，往下看堤内，是河堤、树林、油菜花、草地、河面，层累交错，五颜六色，随着河水的涌动，河堤的宛转，各部分宽窄不一，交线跌宕，又好像五线谱在跳动，但无论如何，油菜花地总是主调，高低起伏，远远近近，起起落落，油菜花香时浓时淡，扑打着我们的头脸。这是缓和、辗转、交错、跳跃、停滞、奔泄的河水的激流，花的激流，青草的激流，放牧的激流，这些流体又错综回旋，交会在一起，形成更加盛大的交响乐。我想年轻养蜂人的万千只蜜蜂，此刻也都像音符一样投身在这首天地之间的交响乐里，就像蝌蚪粒滑入春水中，每一只蜜蜂固然都是音符，但对自己而言，以其折舞、摆动，来去，轻吟，何尝不是更细微的一支自得其乐的乐曲。春天之盛大，来自一草一木的情，一虫一鸟的振作，一人一事的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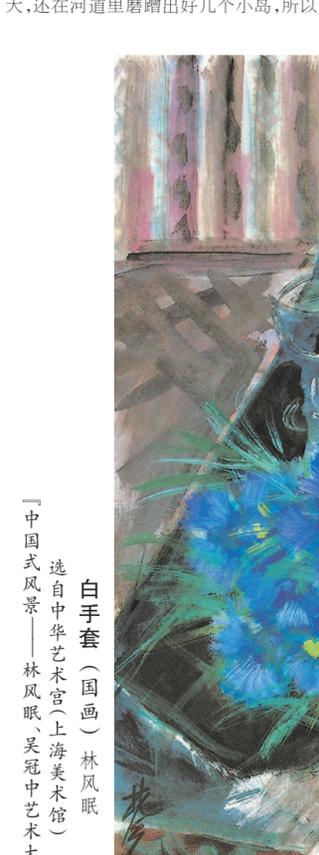
堤内油菜花最美，这部交响乐的顶点，是过胜利桥后，上漯河右堤所见的堤内粘丝潭湿地。漯河在这里好像迷了路一样，溯游从之，回环曲折，不仅滩涂广大，还在河道里磨蹭出好几个小岛，所以

花田、草地广布，鹭鸟与水牛，也成群结队，相互成为“搭子”。河中小岛，最大的一座，长宽有十数米，土岸高出河面，也只有两三米，形状就像漂浮在河道中的一顶草帽，而帽沿上，两三棵垂柳，婀娜多姿，柳树下，起起落落，见缝插针，都是油菜花，得沃土与水汽，花梗粗壮、高大、浓密，被落日映照得灿烂金黄。堤外五屋程湾的村民，如翔集的牛背鹭一般，大概也是知道他们村湾风景之美的，他们的房子都修得很不错，村巷整齐，村子里的树木也蔚然成林。堤下有一户人家，筑起的小洋楼，面朝东错落小四层，罗马柱，琉璃顶，玻璃落地窗，露台，车库，灯柱，院落，活脱脱就是英国乡村的别墅，好像我们再望一下野眼，人家戴着遮阳帽，真丝白手套的露丝珍妮小姐们，就会由张贴着春联的雕花铁门里走出来。翻过堤面，在漯河河滩边的湿地上，这一户人家的主人还专门围出了一个小潟湖，方圆也有二亩，有水道与河水相通。我猜这个小湖不仅是用来养鱼，夏天的时候，也是别墅里的约翰杰克小哥哥们“打鼓滩”的地点。在潟湖入河道的狭口，还系着一只贝壳壳的小铁皮船，被涂成了天蓝色。老冯说，去年油菜花开的时候，他开车来，一个人划着这条船，去岛上支帐篷，用酒精炉子煮农夫山泉，泡过茶。老冯说，你就是比那个张岱相公更痴的伙计。

燕七已经立在六门闸前的长堤上等我们，杨柳树下，春服既成，飘然出尘。她是大诗人，开车由大悟县出发，一路所见我们平原上的油菜花，不知道与她常常表扬的花山野菊花与四姑乌柏红叶比较，哪个更美。我们停在长堤边，徒步沿着女儿港河堤向西去桥南餐馆。有一位老大爷拉着一辆平板车，由一位老太太陪着，走在我们前面。老大爷穿着西装外套与牛仔裤，老太太暗花呢外套，围着真丝围巾。他们的平板车也很特别，车身是一个由墨绿色的三合板钉起来的长方形的车厢，车厢后面有两扇遮掩起来的小门，可以看到里面折叠的棉被、床单、枕头与垫絮。棉被旁边，还有开水壶、毛巾与洗脸盆，脸盆是搪瓷的，上面有鲤鱼跳龙门之类的画。燕七带我们与老大爷攀谈，老俩口就是河堤下孙家窑湾的，姓孙，孙师傅以前做手艺，细木匠，做雕花窗、雕花床。老太太在一边插嘴，说他的手艺很俏皮。唉，如果是俏皮的雕木匠的话，这个板车车厢就有一点草率了。除了做木匠，孙师傅出门去划早船，还会与他的朋友们出门去划早船，盛装打扮的女人站在蓬船上，他挥着船桨唱道情，老太太就是他的划早船“搭子”，他们是二婚。“天气好，油菜花搭子好，我们拖板车出来逛逛，晚上就睡在车上。”孙师傅笑着对我们说，老太太在一边拉着他的胳膊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女儿港下油菜花田边河岸，坐了不少钓鱼佬，他们在等春天的第一波喜头鱼上来钩吃蚯蚓，我们群里的钓鱼家罗三郎，就是忙着钓鱼，没来与会的。燕七说：“这孙师傅才是大诗人。”对我们今天一路上，遇到了多少诗人，蜜蜂一般，趁着花期，由蜂箱里飞出来，劳作与漫游在天地之间。

这个春夜，我们五人在桥南餐馆吃饭，微信群的团建，炕烤鱼、炸气克马、煮豆腐底子、胡萝卜羊肉羹、腊肉炒白菜、小鱼小虾，都是我们常点的家常菜，我与老冯、柘树、国元还喝了一点酒，燕七只能喝苹果醋，老板娘上来催我们好几位，我们才散掉。老冯替我与他由孝感城区叫来代驾的司机师傅，我们站在六门闸前的长堤上话别。月亮已经由东边溪溪那边的林树上升起来，满天都是星星，到处都是油菜花、花香鲜浓，稠得像老棉布一样包裹着我们。燕七的名诗是“鲸鱼安慰了大海”，此刻，引用来说明月下的景观，是“油菜花安慰了家乡”？

2024年3月3日，孝感市农四村



白手套（国画）林凤眼
选自中华艺术宫（上海美术馆）
「中国式风景——林凤眼、吴冠中艺术大展」

四十多年前我在沈阳师院读书，常能听到外校来的专家的演讲，与孙玉石先生相识，就在那个时候。

大约1984年前后，孙先生来做讲座，谈的是现代诗歌的话题。之所以请他来，有三重原因，一是他的父亲曾在沈阳师院工作，亲切感不用多说；二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徐祖勋先生，是我们中文系任古代文学的教员，也有叙旧的因素；三呢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魏俊助老师，曾在北大随他访学多时，彼此熟悉得很。

孙先生个子不高，红红的脸庞和那双亮亮的眼睛，显得持重、内敛，而交谈中的逻辑感和力量感，能看出他是外柔内刚的人。那时候他刚从日本归来不久，演讲中自然带出诸多新鲜的信息，在相对封闭的小学校，忽听到异样的知识表达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些新奇之感。

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，导师突然病故，自己便想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，魏俊助老师让我找孙玉石帮忙，于是有了直接的接触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北大，记得是深秋的夜晚，在燕园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他家。印象中他的书房古朴，藏书数量可观，散出很浓的文气。孙先生对我很热情，问起了沈阳熟人的情况，还帮助我写了一封推荐信。虽然事情最终没有办成，但我的感激之情，多年间一直深记于心。

我到京工作后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。最初在鲁迅博物馆编刊物，偶能在西小院的编辑部遇到他。那时候王世家住在小院子里，他其实在以一人之力编辑《鲁迅研究动态》，我与高远东只是看一点稿子，并不做具体工作。王世家的朋友圈多为奇人，有哈尔滨的王观泉，天津的李福田、张铁棠，王国经，辽南的张恩和、王骏骥、朱成甲、孙玉石、张杰等。这些朋友在西小院聚会是常有的事，他们谈天说地，无所顾忌，有时候滑稽得很。孙玉石很少插话，只是微笑着听着。我那时候便觉得，他与朋友相处，是淹没于别人的影子里的，和他谈学问的样子，有很大的反差。

那些北大之外的朋友，风格上与燕园的人迥异，有的带有一点侠气，甚至江湖之调。他能欣赏众人，也说明保持了辽南人的风趣。孙玉石是满族人，籍贯海城，与我的老家复州很近。辽南的满族人有读书的传统，出了不少人物。看简历知道，他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，后随王瑶读研究生。王先生身上有点六朝的影子，这些与辽南人的狂霸气，也有相似的地方，所以，孙玉石的那股温和之气背后的拗劲，王瑶或许欣赏也说不定吧。

据说孙玉石年轻的时候也写诗，可惜我没有读过，不知道如何。但他的新诗研究，是颇影响过学界的。我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认识，源于他那本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》。这本厚重的书，成了我认识新诗时难得的参考读本。孙玉石研究前人的作品，本着客观的态度，对于诗歌的隐含和审美走向做的是细致入微的分析，论述中有递进的关系。他深入内心，又环顾中外，细解与对照中，并不被作者的思想所左右。比如如初期象征派的诗歌，批评的地方不少，有的部分甚至是一针见血。研究诗歌又那么冷静，在我接触的有限学者中，是少见的。

孙玉石在鲁迅研究方面，成绩不俗。他关于《野草》的论述，在八十年代初颇有些影响力。1981年和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就是他注释的。许多难注的冷知识，是他一点点打捞出来的。不仅仅发现了鲁迅一些佚文，也纠正了一些流行看法。他身上是有一种怀疑意识的，这大概与北大的学风有关。他回忆说，他的老师川岛是敢于说出真话的人，川岛曾和他谈，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有记忆不准

的地方，名人也不都是一贯正确。这使他对权威文本，保持了一种冷观的态度。在他眼里，经典作家研究，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，忙于做结论、或海阔天空议论一番，大约会偏离文本的真意。不仅仅鲁迅研究如此，现代文学研究亦当这样。有一次我在《新文学史料》发表过一篇谈论孙型的文章，他就敏锐地看到不妥的地方，还写了纠正的短文。这一点，他与林辰、朱正很像，是史料的侦探者，在我们以为没有问题的时候，看到了问题。

学界有人称孙玉石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，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”，这是对的。不过，因为带着旧日的痕迹，对于文学的判断，与青年一代有些差别。2008年我主持的“苦雨斋书系”出版，开发布会时，我把他与几位前辈请来。大家都说了些好话，他却泼了冷水，指出我对京派过于偏爱，忽略了左翼的价值。那一天他有一点激动，对于我没有留一点面子。后来想想，他所以如此，源自一个古老的观念，对于作家的认识，不开时代语境，孙先生的态度，也恰如他自己强调的历史主义精神，在言谈举止中，看得出老一代学者的规矩。他其实也有自我批评意识，不止一个人谈到，他对于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观，是有过无解的解剖的。

孙玉石治学，受到王瑶、游国恩、萧涤非、王季思、季镇淮等人影响不小。他研究现代主义，气质上却有点古典式的凝重。我在周楠本回忆文章中看到孙先生的旧体诗，颇为老到。他的那本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》，就是以古代诗学为参照的。这种方式，与一般的同行不同，走的是另一条路子，他对于自己要求过严，洪子诚说他有一种“臻于至善”的追求，是确实的。但我觉得，这也阻碍了他性格的自如发挥，青年人喜欢质感的文字，对于以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新诗，不无隔阂。所以在诗坛，他的名气不如同时代一些学者大，可能是传统治学的模式阻碍了一些文字的传播。他自嘲所写的是“可怜的文字”，但知音还是渐渐多了起来的。许多年后，他的《新诗十讲》获得中国好书奖，连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。

几十年间，多次与孙先生乘车外出，记得曾同赴鼓浪屿，共去郊区，一路上听他聊天，所获是多的。2007年，我与朋友邀请他去江西进贤参加“鲁迅与书法”的研讨会，先生显得异常高兴。他与朱正、张恩和在一起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同行的人中，刘涛、扬之水、张恩和都懂书法，字写得很好。孙先生的字也是好的，但似乎有点矜持，在笔墨面前有些迟疑，并不兴奋。其实他是通碑帖之趣的，书法家卫俊秀多年前曾称赞他的字有点黄庭坚的味道，说明功底不俗。孙玉石觉得，字好的人，要有诗文的功夫，精神境界对于书法是重要的。有一次高远东问他，周作人的字好还是鲁迅的字好？他回答道：

周作人是写字，很有性情，鲁迅是写书法，性情之外更富功力。……鲁迅的字，结构更严谨一些，他的放收，粗细，有独特韵味，给人另一种美，有浑厚恬然，不是闻鸡起舞的那种感觉，如郭老说的，“朴质而不拘率，洒脱而有法度”，可反复赏阅。

这是懂得笔墨之趣的人的感叹。他去世后，我在书架上找到他赠给我的多本书，一时感慨万端。他的题字苍劲有力，章法带着神气，往往是一气呵成，仿佛荡出风来，散着缕缕热气。孙先生虽然是新文学研究的专家，其实是一个旧文人的遗风的，这么多年，风云聚散，际际更迭，他保持了变中的不变。回忆这些往事，有的清晰，有的朦胧，且不能一一看明，渐渐散入云烟之中。这时候便想，我真的了解他么？在古风渐逝的时候，要读懂他那代人的文字，也并不容易。

可见的风骨

孙郁

